**圆桌派第二季第7集 反派：怎么演坏人？**

语录摘读一：

说这人演技演的好，有个词叫附体，附体式的表演。

语录摘读二：

我是极少数那种幸运者，就是我从小想干什么，我今天真的干了，我靠它谋生，这个我觉得是莫大的一个幸运。

语录摘读三：

从文学分类来讲，一个最简单的公式就是说，只要戏里有明显的所谓反派，他就是一个通俗剧，就是有学生问我说，怎么来区分严肃文学跟通俗文学，我说最简单了，你就看里面有没有坏人，有没有所谓的坏人，一有坏人了，这戏就通俗剧。

好的文学作品，所谓严肃的你比如说《边城》、《阿Q正传》、《红楼梦》，你看这里面没坏人的，你找不到哪一个是绝对的坏人。

语录摘读四：

所有的艺术作品、文学作品、戏剧、电影都一样。就我们观众一开始去看戏的时候分正反，就像刚开始何老师讲一样，那是个标签，就那是一个就等于一个浮在水面上的一个浮标。

语录摘读五：

最通俗的作品，就是你一开始看，就知道这人是坏的，到了最后证明，他果然是个坏人，他比我想得还坏。

还有很多抗日神剧是观众早知道他是坏的，戏里边的人还不知道呢。

语录摘读六：

故事有两种，一种他已经听过了，甚至听过N多次了，可他还喜欢听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巩固你的价值观。这就是人类有个天性听不厌的要重复。

语录摘读七：

我倒觉得这个辨别忠奸或者正派反派分明，反倒是更有广泛群众基础的。我觉得更多的是为了这个行业的生存。

语录摘读八：

我爱京剧，我看到的优秀的表演艺术家，其实他们在做的一个工作都是越到大成的时候，越是在这个脸谱，他脸谱他要遵守这个规矩，他在逃离这个脸谱。

语录摘读九：

他给你一个束缚，束缚住演员的手脚之后，观众看的就是你表演的功夫了。

我觉得反而看传统戏曲的内行观众真懂行，他是看你手脚、声带、身段，看你走动。看这些东西，看你怎么去把这个硬的东西演活了。

奇怪的是，越是束缚越有自由，没有束缚没有自由。

语录摘读十：

艺术家讲的平衡木上面表演，就是说你的天地越小，那过去就是靠道具，还有靠观众对这个角色的固有的理解，你曹操什么样。

语录摘读十一：

你看中国这个书法里边，过去讲书法要熟后生，画要熟外熟，熟后生就是什么，你的字不能写得就是漂亮，你先熟了，但是呢你还得显着像第一次写字一样，写成那个生劲，其实就是先掌握了这个程式，但是你又跳出这个束缚。

语录摘读十二：

电影、电视是什么呢，请你来看我的梦；话剧不是，话剧是我们一起来做梦。

语录摘读十三：

如果在舞台上背词天天去背的话，他就一定会疲劳，怎么才能不疲劳呢？唯有一个方法我觉着就是今天是活的。你要感觉到他那个气息。

语录摘读十四：

有一种说法，我们的心是相通的，甚至说是所有的众生它都是有一个共同的心。

语录摘读十五：

你比如说咱隔着这么远，你们是几千人的观众，比如说我开个玩笑，我这个玩笑开得不成功。你以为我不知道那个尴尬吗？每一个人的尴尬，我好像那个时候我就知道，我知道现在全场的，那种尴尬全在我心里。心灵的那种感应，所以我理解就是演出如果有一个什么缺口，观众心里一凉。演员敏感得如电闪一般。

语录摘读十六：

于是之（表演艺术家）真正伟大在台上，今天发现叫从不跪舔观众，从不迎合讨好。